

世界文学名著 · 世界经典影片 特藏版

第三辑

# 高老头



金城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世界经典影片特藏版

第三辑

# 高老头

(法) 巴尔扎克 著

童艳敏 译



金城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高老头/ (法) 巴尔扎克 (Balzac, H. D.) 著; 童艳敏译. —北京: 金城出版社, 1999. 5

(世界文学名著特藏版)

ISBN 7-80084-236-3

I. 高… II. ①巴… ②童…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5405 号

责任编辑: 张朴远 孙德全

金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850×1168 毫米 1/32 8.125 印张 203.6 千字

1999 年 5 月第一版 1999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84-236-3/I · 32



巴尔扎克

## 前 言

本书是法国伟大的小说家巴尔扎克的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富商高老头有两个女儿，他对她们一直百般娇惯。而当他的钱用光之后，女儿却抛弃了患重病的父亲。

这个故事有些类似于莎士比亚的戏剧《李尔王》，但毫无疑问，从社会角度来看，它比莎士比亚的戏剧意义更加深刻而广泛，巴尔扎克的人物绝非个别性的，而是时代的典型。

巴尔扎克自己也写道：“这（指《高老头》）是一部杰作。我描绘了一种极为强烈的感情，什么也不能使这种感情有所减弱；轻侮、伤害、不公正都对它无损，这个人有着神圣的父亲，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宣称这部书是“可与《欧也妮·葛朗苔》媲美”的小说。

优秀的文学作品永远都会受到人民的喜爱，故此，我们重译了此书。

一九九九年三月

## 目 录

|             |         |
|-------------|---------|
| 伏盖公寓 .....  | ( 1 )   |
| 造访两处 .....  | ( 48 )  |
| 首次见世面 ..... | ( 80 )  |
| 鬼上当.....    | ( 133 ) |
| 两个女儿.....   | ( 194 ) |
| 父亲之死.....   | ( 228 ) |

## 伏盖公寓

有个老妇人，她的夫家姓伏盖，娘家姓龚弗冷，在巴黎，她开了一所还包客人饭菜的公寓，已经过了四十个年头了。这所公寓位于拉丁区与圣·玛梭城关之间的圣·日内维新街上，人人称之为伏盖家。这所寄宿所接纳一切男女老少，从来没有发生过有伤风化之事，没有招惹过丝毫的流言蜚语。然而，在三十个年头里，不曾有过少女们来此住宿，而且除非家庭给予极少极少的生活费，才能让一个年轻男士来此住宿。尽管可以这么说，一八一九年，当这幕悲剧拉开序幕时，倒也真的有一位可怜的女孩子住在这儿。尽管在敏感忧愁，对苦难赞叹不已的文学中，悲剧这个词已经泛滥成灾了，而且歪曲了它的本意，结果没有人相信，但是这里必须用这个字眼，并不是说在真正的意思上，这个故事有什么戏剧意味，但是在这部书写好以后，无论是在京城里还是在京城外，说不定有人会流几滴泪水。在巴黎城外，是否依旧有人理解这本书，倒也实在是个问号。本书里写有许多考证和本地的风景，惟独居住在蒙玛脱岗和蒙罗越高地的人可以理解。这个盆地非常出名，墙壁上的石灰总是不停地往下掉，黑乎乎的泥浆溢满了阴沟，处处都是真正的苦难，又是那么忙乱不堪，不知怎样重要的事情才能在这里产生轰动效应。但是也有一些零零碎碎的痛苦，由于罪恶和德行混合在一起，因此变得崇高而且庄严，使专门利己者寻思一下，产生了一点点怜悯之心。然而他们的感想只是出现在那一瞬间，如同匆忙咽下的一粒美味的果子。文明犹如一辆大车，和印度的神车没有什么区别，与一颗不易碎裂的心撞在一起，只是稍稍停留了一下，立刻压碎了它，继续大张旗鼓地前行。你们读者

可能也是这样，用洁白的双手拿着这本书，坐在软乎乎的安乐椅子里，心想：说不定这本小说可以使我消磨一下时光，当把这本高老头的秘密的痛苦史阅读完毕之后，你依然有极好的胃口，香香地吃晚饭，让作者为你的不动声色负责，认为作者夸大其词，过于渲染。却不知这幕悲剧既不是作者凭空写作的，也不是小说。全部都是真实的事情，以至于人人都能在自己身上或心灵深处找到悲剧中的要素。

公寓的房子是伏盖太太的财产，位于圣·日内维新街的下段，恰好就是一个斜坡向弩箭街低凹下去的地方。这条斜坡比较陡，很少有马匹爬上爬下，所以夹在华·特·葛拉斯军医院和先贤们之间的那个窄小的街道上十分寂静。两座高大的建筑物投下一片发黄的色彩，使四周的气息都为此发生了改变，窟窿显得阴沉而且庄严，使一切都显得毫无光彩。街上的石板干干的，阴沟里既没有污泥，也没有水，靠近墙根的地方杂草丛生。每当到了这个地方，即使是最存不住心思的人也会像一切打这路过的行人一般，无缘无故地忧愁起来。在这儿，一辆车子发出的声音几乎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屋子里死一样寂静，墙壁都散发着监狱的味道。在这一带，一个认不出路的巴黎人看到的只是一些公寓或者私塾，困苦或者忧愁的奄奄一息的老人或者想享乐因而被迫用功的小伙子。这是巴黎城里最丑陋、世人皆知的地方。尤其是圣·日内维新街，犹如一个古铜框子，与这个故事是最适合的了。为了让读者能够了解，即使是努力用暗黑的色彩和苦闷的描述也算不上过分，就像游人游览初期基督徒墓窟时，走下一级又一级的石梯，光线随之变得黯淡起来，向导的嗓音也变得越来越空无一物了。这个比喻真的十分贴切。又有谁能说，干枯的心田和空空如也的骷髅，到底哪一种看上去更令人恐怖呢？

公寓的侧面与街道相邻，前面则是小花园，房屋与圣·日内维新街呈垂直状。一条中间微微凸起的小石子路隔开了屋子



的正面和小园。路的宽度约为两公尺。一条与之平行的砂子铺就的小径位于它的前方，路的两旁长有风吕草，夹竹桃以及石榴树，都栽种在蓝白色的大陶盆之中。小路与街道相邻的一头有一扇小门，门上钉有一块招牌，上面写着伏盖宿舍四个字。下面还有一行字，即本店兼包客饭，一切宾客，欢迎前来住宿。靠近街道的栅门上安装有一个门铃，铃声极其尖锐。白天，你通过栅门向外面张望，则可以看见小路另一端的墙上，画有一个神龛，是模仿青色的大理石而化就的，也许这是本区的画家的作品。神龛之中，还画有一个爱神的肖像：全身都是斑斓的釉彩，在把什么都想看出点意义的欣赏家的眼中，这也许是爱情病的记号。在不远的街坊上，这种病可以得到治疗。神像底座上写有字迹模糊的铭文，使人回想起雕像的年代，回想起一七七七年，服尔德回到了巴黎，备受欢迎的年代。两句铭文如下：

不管你是什么人，她总是你的师傅，  
如今是，昔日是，或者将来也是如此。

夜幕快要降临了，栅门被换上了板门。小园的宽度与屋子正面的长度正如相同。在园子的两边是与街道相邻的墙壁和与邻居家作分界线用的墙壁。这座界墙被整片的长春藤遮得严严实实，在巴黎城中，这显得十分清静，也很吸引人们的视线。每一处的墙壁上都钉有果树和葡萄藤，每年上面结满了小小的布满了灰尘的果子，伏盖太太年年为此发愁，这也成了房客们的谈资。各有一条狭窄的小径顺着侧面的两堵墙向前延伸。小径的尽头便是一片菩提树阴凉地。尽管伏盖太太出身于龚弗冷，老是把菩提树三个字念走了音，房客们常用文法来帮她纠正发音，却是白费劲了。两条小径中间是一大块方地，上面种有朝鲜蓟，它的两边是果树，被修剪成圆锥形，四周则是莴苣、旱芹和酸菜。菩提树阴下，摆放着一张绿漆圆桌，桌边有几个凳子，每

当大热天来临时，一些能喝得起咖啡的人，尽管天气炎热得可以孵小鸡了，他们依旧前来此地喝咖啡。

四层楼以上加有小阁楼的房子都是用粗沙石建成的，那种黄色几乎让巴黎城里所有的房子都显得丑陋不堪。每一层楼上都开有五扇窗户，安装着一小块一小块的玻璃，撑起用细木条子做成的遮阳，遮阳高低不一。房子的侧面是两扇窗户，楼下的两扇窗上安装有铁栅和铁丝网。一个院子在正屋的后面，宽度为二十尺，院子中养有猪、鸭、兔子，它们和睦相处，院子里还有一所棚子，以作堆放木柴之用。一口凉橱悬挂在棚子和厨房的后窗之间，清洗碗碟后的污水从它的下面流了出来。靠近圣·日内维新街的地方开有一扇小门，为了防止瘟疫的发生，厨娘们必须洗刷院子时，就通过这扇门，把垃圾扫到了街道上。

房子本来是准备用来做公寓的，最下面的一层开有两扇临街的窗户，可以采聚光线。一扇落地长窗通向园子。客厅的侧面与饭厅相通。楼梯通道则位于饭厅和厨房中间，楼梯上的踏板乃是用木板和彩色的地砖拼成的，纵眼观看，客室中的状况尽收眼底，没有比这更悲凉的了：屋子摆放着几张沙发和几把椅子，用带有一条条时而昏暗时而闪光的纹缕的马鬃布包着，正中间是一张黑底白纹的云石面圆桌，一套白瓷小酒杯摆放在桌子上，已有一半的金线掉下来了，如今，这种酒杯随处可见，房间里的地板很糟糕，四周的护壁板只有半人高，其他的部位上粘着浸过油的花花绿绿的纸，上面画有《丹兰玛葛》中的主要的几幕，一些很有名的人物的身上都涂有五彩缤纷的颜色。在位于两扇安装有铁丝网的窗户之间的墙壁上的画面是加里泼梭设置、准备款待于里斯的儿子的丰盛的宴席。四十个年头过去了，这幅画始终是年轻的房客们谈笑的缘由，取笑他们由于贫穷而不得不凑合着吃的饭菜，以表明自己的地位远远高于处境。用石头砌成的壁炉架上放有两瓶旧纸花，被玻璃罩盖着。一座俗气的云石摆钟摆放在纸花的中间，颜色有些蓝又算不上蓝。壁

炉的内部非常洁净，由此可见，除非有重要的事情发生，否则这里是不生炉子的。

这间房里散发一种难以言明的味道，我们应该称之为公寓气味。这种气味是闭塞的、腐烂的、发酸的，让人浑身发冷，人呼吸了后，觉得鼻子里十分潮湿，钻入了衣服之中，这是刚刚用罢餐的饭厅里发出的味道，酒菜的碗碟散发出的味道，以及救济院中的那种气味。所有的房客们身上的气味，与他们感冒的气味混合而成的让人恶心的东西，如果对此分析一下的话，可能还能描述这种气味。不过，话也得说回来，尽管这间客厅令人作呕，但是与邻壁的饭厅相比，你还会认为客厅还是比较体面的，散发着香味的，如同太太们的上房一般呢！

饭厅里全部安装了护壁，已经难以辨别油漆的颜色了，只有一块块的油迹画出了一些稀奇古怪的样子，饭厅里摆有几句食器柜，都有点粘乎乎的，颜色暗淡的破水瓶放在上面，还有雕刻有花纹的金属垫子，数堆出自都奈窑的镶着蓝边的厚瓷盆。一口小橱放在屋子的一个角落里，被分成许多格子，每一格子上都标有号码，客人们那污秽不堪的饭巾一般都存放在这里。这里摆有许许多多的难以销毁的家具，由于没地方放了，只得将它们扔在这儿，与那些留在痼疾救济院中的文明的残渣没有什么两样。在这里，你会发现一个晴雨表，每当天空下雨时，晴雨表上就会出现一个教士，还有许多让人恶心的版画，四周镶有涂有黑漆，描有金线的画框，一口镶铜的贝壳座钟，一只绿色的火炉，几盏灰尘与油混合在一起的挂灯；一张长桌，上面铺有漆布，油腻腻的，甚至淘气的实习医生都可以用手指在上面把自己的姓名刻下来。还有几张缺腿少臂的椅子，几块可怜兮兮的小脚毯，草辫总是散开了，却一直没有与之分离，还有一些破破烂烂的脚炉，洞眼都破碎了，铰链也是七零八落的，木座子黑乎乎的，如同炭头一般。这些家具陈旧不堪，破碎了、腐烂了、摇晃不已、被虫蛀了、残缺不全，脆弱不堪，奄奄一息

了，如果细细地描述一番的话，肯定会写得很长很长，影响读者对这本书的兴趣，恐怕不是急性子的人所能谅解的。地砖呈红色，由于擦洗和上色的缘故，地砖上画满了高低不平的沟槽，反正，这里是一片毫无诗情画意的穷困，那种斤斤计较，浓缩的，破烂不堪的穷困，即便这儿没有泥浆，却也污迹斑斑，即便这儿没有小洞，还没有破烂，却即将崩溃了，腐烂了，变成破烂了。

这间房子最辉煌的时间便是大约早晨七点，没等主人来到，伏盖太太的猫就已经出现了。它跃上了食器柜，嗅了嗅许多罐盖有碟子的牛奶，开始做早课了，发出呼啊呼啊的声音。过了片刻，寡妇来了，她戴着用网纱做成的便帽，一圈凌乱的假发从帽子下露了出来，她一副懒洋洋的样子，拖着怪模怪样的软鞋。她的脸色憔悴不堪，而且脸庞十分肥胖，一个如鹦鹉的嘴巴一般的鼻子耸在脸的正中央，她的小手胖乎乎的，身材也很肥胖，如同教堂里的老鼠一般，她还长着丰满的乳房，摇摆不定，高高耸起，所有的一切都和这寒碜不堪而暗藏着冒险家的饭厅显得十分和谐。她呼吸着屋里暖洋洋的臭味，丝毫不感到心里难受。她的面容如同秋天初降的霜一般清新，眼睛的四周满是皱纹，她的神情可以从舞女的笑容满面而变成债主的双眉倒立，脸色阴沉。总而言之，公寓的内容可以从她的品格上体现出来，就像公寓能够对她的品格作出暗示一样。牢狱里不可缺少牢头禁卒，在你的想像中也不能顾此失彼。这个妇人身体肥胖，不带有一丝的血色，这便是这种生活所造成的，如同传染病是医院里的味道的产物一般。用毛线编织而成的衬裙从罩裙下露了出来，而那罩裙是用陈旧的衣衫改做而成的，裂开的布缝中钻出缕缕棉絮。客厅、饭厅以及小园的缩影便是这些衣衫，与此同时，厨房中的内容和房客的性格也从中泄露出来了。她刚刚出现，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舞台。五十上下的伏盖太太与所有经历过苦难的女人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她的眼睛里总是

毫无光彩，一副假惺惺的样子，如同一个佯装发火以敲诈一番的媒婆一般。而且她也有意用一切手段来沾别人的便宜。如果世界还有什么乔治<sup>①</sup>或者毕希葛吕<sup>②</sup>的话，她是绝对要出卖他们的。房客们却认为她在本质上是好人，他们听到她也咳嗽，呻吟，和他们一样，因此便相信她真的很贫穷。以前的伏盖先生人品如何，她只字不提。他是如何抛弃了家中的产业的呢？对此她的回答是倒霉。他对她的态度很坏，只给她留下一双流泪的眼睛，一所暂且度日的房子。还给予了她一种毫不怜悯别人的苦难的权利，因为她说过，她受尽了人间的苦难。

每当女主人那匆匆的脚步声传入耳中时，身材肥胖的厨娘西尔维连忙准备房客们的午饭。寄饭的客人一般只包一顿晚饭，每月交三十法郎。

这个故事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共有七位房客寄宿在这里。这一整套房里最好的两套房间位于二楼，小的一套是伏盖太太的居所。古的太太则住在另一套房中。在共和政府统治时期，她那已故的丈夫曾任过军需官一职。一位妙龄少女和她共住。维多莉·泰伊番小姐视古的太太为亲生母亲一般。这两位女客人的膳宿费每年总计一千八百法郎。一位姓波阿莱的老者和另一位伏脱冷先生住在三层楼上的两套房间里。后者四十岁左右，头戴假发，鬓脚染黑了，他自称为退休的商人。四楼上有四个房间，一间住着老处女米旭诺小姐，另一间则住着高老头，这是大家对他的称呼，过去，他经营面条和淀粉生意。剩下的两间房是准备租给候鸟<sup>③</sup>的。高老头和米旭诺小姐一样，每月只能支付四十五法郎的两手空空的学生，然而伏盖太太除非不得已而为之，否则，这种人她是不愿意招收的。因为他们要吃许

---

① 乔治：法国大革命时代人物，以阴谋推翻拿破仑而被处死刑。

② 希葛吕：同上。

③ 候鸟：指知道时期的过路客人。此语为作者以动物比人。

多多的面包。

在那时候，一位小伙子住了其中的一间房。他来自安古兰末乡下，来巴黎攻读法律，他叫欧也纳·特·拉斯蒂涅。他在人口稠密的家乡节衣缩食，好不容易才熬出一点钱，可以支付他每年的生活费一千二百法郎。他属于那种由于家境贫寒，因此不得不努力学习的年轻人。从儿时起就理解父母的殷切希望，自己在那儿设计美好的前途，思索学业的影响，让学业与社会将来的动向相调和，以便先人一步，从社会中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如果缺少他那有意思的观察，缺少他在巴黎的交际场中善于钻营的本领，我们的这则故事就没有真实的色彩了。毫无疑问，故事的这点真实性可以彻底地归功于他那思维敏捷的头脑，归功于他具有一种欲望，意欲探听一桩悲惨的事情的秘密。而这幕悲剧的制造者和遭受者都对此十分忌讳，只字不提。

四楼的楼顶上有一间阁楼，是用来晾衣服的，做粗活的男仆克利斯朵夫和身材肥胖的厨娘西尔维的卧室也在此处。

除了七位寄宿的房客外，无论是在淡季或者旺季，伏盖太太总计可以为八位法科或者医科的大学生、两三位住在附近的熟人包顿晚餐。饭厅一般可以容纳一二十人，用晚餐时，一共有十八个人在座，而只有七位房客用午餐，大家围坐一桌，倒挺有家庭氛围的，每位房客都是拖着软鞋下楼，肆意议论包饭的客人的衣着打扮，面部表情，昨日的故事。这七位房客似乎是伏盖太太极其宠爱的小孩，她以膳宿费的数目为依据，对每个人定下照料和尊敬的标准，如同天文学家一般，十分准确。在这批萍水相逢的人们的心中，他们对未来的安排都是相同的。住在三楼的两位房客每月只需支付七十二法郎。只有在圣·玛赛城关，在产科医院和流民习艺所之间的地段，才能找到如此贱的房钱。（惟独古的太太的房钱与众不同），而这一点也就说明了无论是在暗里还是明里，贫穷都在压迫着这些房客们。于是在房客们那褴褛的衣衫上，依然体现了这座房子里的悲惨的情

形。男人们身上的大褂颜色难辨，如同高级住宅区的住户们奔在街上的靴子，即将被穿破的衬衣，名义上存在而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衣服。女人们的衣服颜色暗淡而且陈旧不堪，被染过色却又褪了，她们戴的手套上衬着陈旧的花边，而且都有点发亮了，另外她们围的围巾总是黄不拉几的，而且经线和纬线都散开了，尽管他们穿着这样的衣服，然而每个人都长得身强力壮，抵挡着人世间的风风雨雨、他们的脸冷若冰霜、而且凶巴巴的，如同陈旧的已退出了流通领域的银币一样模模糊糊的、干瘪瘪的嘴巴里长着一副极其尖利的牙齿，当你看见他们时，你就会理解那些已经上演了的和正在上演的戏剧——这并不是在脚灯和布景的前面上演的，而是一些鲜活的，或者悄无声息的，冷冰冰的，把人们的心里搅得热火朝天的，连绵不断的戏剧。

老处女米旭诺，双眼疲惫不堪，上面戴着一个油乎乎的用绿绸做成的眼罩，脑袋上还扣着铜丝，即使怜悯之神见了，也会惊诧不已的。身上也是瘦骨嶙峋的，如同一个骨架子一般。披肩上的穗子也七零八落的，如同泪水一般，似乎是披在一副枯骨上一般。昔日她肯定也曾经美丽迷人，如今又怎么变得如此形销骨立呢？是为了荒唐事吗？是遇到了使她悲伤的事情吗？是过分的贪婪吗？是否是过分地谈情说爱了？是否经营过花粉生意？还是仅仅是位妓女呢？她是否是由于年少时奢侈挥霍，因而年老时遭受到了过往行人对其侧目的报应？她的双眼苍白，让人浑身发冷，干瘪的脸上显得有点凶巴巴的。嗓音尖利异常，如同冬天即将来临时丛林中的蝉鸣。她自己说她曾经照料过一位患有膀胱炎的老者，儿女们以为他身无分文，将其弃之门外，老者送给了她一份一千法郎的终身年金，直至如今，他的承继人经常因此和她争吵，诽谤她。尽管由于情欲的摧残，她的面容很惨，然而在她的肌肤上，还留有一些白净和细腻的痕迹，由此可见，她还保有一点点剩下的美丽。

波阿莱先生几乎是架机器。他在植物园中的小径上行走时

犹如一个灰不溜秋的影子，头上戴着软软的陈旧的鸭舌帽，没精打采地拄着一根拐杖，用象牙做成的柄的颜色已经变成了黄色；褪了色的大褂子都没法遮住肥大的扎脚裤、衣摆一会被扯过来了，一会又被扯过去了，脚上穿着蓝色的袜子，两条腿摇摆不定，如同醉汉一般，上身露出了脏兮兮的白背心，粗纱织成的颈围犹如枯草一般，火鸡式的脖子上系着看上去很不舒服的领带，二者凌乱地纠缠在一起。看见他那个样子，大家心里都在寻思，这个幽灵是否和在意大利的街上逛来逛去的闲哥们一样，是那种泼辣而肆无忌惮的白种民族？是什么样的工作使他变得如此干瘪萎缩？是什么样的情欲使他那满是疙瘩的脸变成了黑乎乎的猪肝色？若把这张脸画成漫画，几乎不像是真的面孔。他做过哪些差事呢？——负责处置违反伦理的罪犯所用的蒙面黑纱，铺在刑台下的米糠<sup>①</sup>、刑架上用来悬挂铡刀的绳索等等的账目。大概他曾经担任过屠宰场的收款员，或者卫生处副稽查员等等之类的职务。总而言之，这个家伙如同是社会大磨坊里的一头驴子，成了别人的傀儡却一直不知道何人是牵线者，又似乎是多少公众的苦难或者丑闻的中心；反正一句话，当我们看见他时，便会说：到底这样的人不可缺少，他便是这种人，巴黎的漂亮的人们是不知道这些被精神或者肉体上的痛苦折磨得如死灰般的面孔的。巴黎确实是片汪洋大海，即使是扔下探海锤，也无法把这片大海的深度测量出来。无论是花费多少的心血，去海中寻找，或者描述它，无论海洋探险家的人数是多么众多，无论他们是多么的热情如火，时时刻刻都会发现一片处女地，一个崭新的洞穴，或者几朵鲜花，数颗明珠，一些魔鬼妖怪，一些前所未闻，文学家从未想到去寻访的事情。在这些古怪的魔窟之中，伏盖公寓便是其中之一。

---

<sup>①</sup> 刑台下的米糠：法国刑法规定，凡逆伦犯押赴刑场时，面上须蒙以黑纱以为识别。刑台下铺糠乃预备吸收尸身之血。



在这些人中，有两张面孔与大多数的房客和包饭的客人构成了鲜明的对比。维多莉·泰伊番小姐尽管肤色惨白，有点病恹恹的样子，仿佛是患有干血癆的少女，虽然老是忧郁不堪，态度拘束，面容寒碜而且柔弱，使她无法摆脱这幅画面的基本色彩，即痛苦。然而她的脸庞到底不是老年人的脸庞，行动和嗓音终究是欢快温柔的。这个不幸的年轻人如同一株刚移植不久的灌木，因为不服水土，树叶枯萎发黄了。她那黄里透红的面容，灰黄色的头发，太纤细的腰肢，显得有点像近代诗人在中世纪的小雕像上所看见的那种美丽，灰中带黑的双眼说明她拥有基督徒式的柔和和忍让。她那简朴而节俭的衣着把她那年轻人的身材勾勒出来了。她如此的好看则应归功于五官的巧妙搭配。只要她的心情愉快，她也许显得极其迷人，女人只有快乐，才会浪漫，就像穿戴得整整齐齐才显得美丽一样。如果舞会的欢乐为这张惨白的面孔涂上了一些粉红的色彩，如果讲究的生活使这已经稍稍陷落的双颊再度丰满起来而且飞起了红云，如果爱情可以让忧郁的双眼流神溢彩、维多莉可以与最俊俏的姑娘一比高下。她缺乏的是让女人恢复俊俏的东西：即衣服和情书。她的故事都可以写成一本书了。她的父亲自以为有理由不认亲生的女儿，不允许她呆在身边，每年给她六百法郎，又使财产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以准备全部留给儿子。由于悲伤和绝望，维多莉的妈妈在远房亲戚古的太太家与世长辞。古的太太视孤女如同己出，把她抚养成人。作为共和政府军需官的遗孀，她很不幸，只有丈夫的预赠年金以及国家给的抚恤金，除此之外，她双手空空。说不定哪一天去了，留下了这位既无财产又无社会阅历的少女，任凭社会随意摆布。善良的太太每周都要带维多莉去做弥撒，每过半个月就去做一次忏悔，以便让她在未来的日子至少可以成为一位虔诚的少女。这个方法真的很不赖，拥有对宗教的热烈的情感，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位弃女也可以有条生路。她热爱她的爸爸，每年都回家，想把妈妈临死